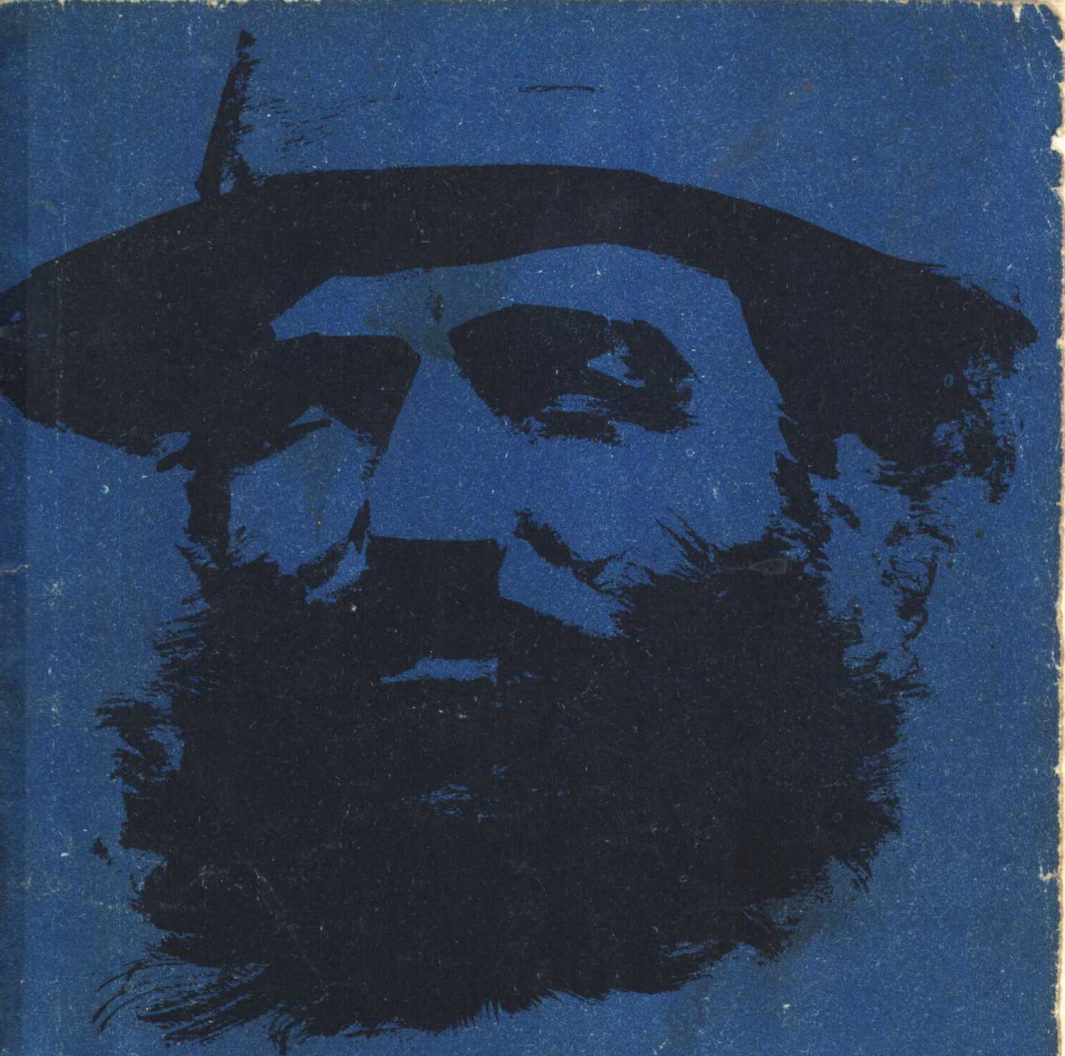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[英] A·柯南道尔

失去的世界

失去的世界

〔英〕A·柯南道尔著

孟 乡 译

海 洋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所写的一部惊险科幻小说，描写一队探险人员经过长途跋涉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一个未被人类发现的原始世界进行考察。在这里他们饱尝眼福，身陷绝境，几经磨难，同远古时代的恐龙、始祖鸟以及猿人进行周旋，最后死里逃生，凯旋而归。

本书不仅可供广大青少年及科幻爱好者阅读，也值得专业文艺工作者借鉴。

失 去 的 世 界

The Lost World

海洋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长安街31号）

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4.5/8 字数：102,000

统一书号：10193·0040

定价：0.35元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作者柯南道尔(Arthur Conan Doyle, 1859-1930)是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, 他所写的《福尔摩斯探案》风行全世界, 也早为我国读者所熟知。但是, 很少有人知道, 这位写侦探小说的名家还是一个写科学幻想小说的高手。这里向读者介绍的就是一部科学性很强的幻想小说, 它同样以离奇的情节、曲折的故事和惊险的场面引人入胜。我们翻译出版这部著作, 不仅供爱好科学幻想小说的广大青年欣赏, 也为我国科幻小说作家们提供一些艺术借鉴。

本书是根据苏联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英文本翻译的, 对原著作了一些删节, 但是, 仍保持了原著的情节和风格。

目 录

一、英雄事业就在我们周围.....	(1)
二、上查伦杰教授那儿碰碰运气.....	(6)
三、他是一个完全令人不能忍受的人.....	(12)
四、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.....	(18)
五、瞎扯.....	(32)
六、约翰·腊克斯顿勋爵.....	(41)
七、明天我们将消失在未知世界里.....	(48)
八、在亚玛逊平原的丛林里.....	(54)
九、谁能预料到呢.....	(64)
十、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.....	(78)
十一、我当了一次英雄.....	(89)
十二、森林里是可怕的.....	(100)
十三、我永远不忘的一幕景象.....	(109)
十四、那些才是真正的征服者.....	(120)
十五、我们的眼睛看到了真正的奇观.....	(128)
十六、列队前进.....	(136)

一、英雄事业就在我们周围

她的父亲亨格顿先生是世界上最不通人情世故的人，心肠好，但绝对是以愚蠢的自我为中心。我毫不怀疑他心里深信，我每周来三次是因为陪着他是一种快乐。想到将有这样一个岳父真叫人扫兴，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与格拉迪斯分开。

那天晚上有一个小时或者还多一点，我听着他那单调的谈话。最后他跳了起来，说了些关于我平时不动脑筋的话，就进他的房间换衣服，出席会议去了。

终于我单独和格拉迪斯一起了。她多美啊！我们当时是朋友，十分好的朋友，但只是朋友。而格拉迪斯具备了女性的各种美德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没有找到通向她心灵的道路。不过，管它结果怎样，今天晚上我得跟她谈了。

我正要打破长时期的沉默，两只要命的黑眼睛望着我。

“我觉得你要向我求婚了，纳德。我真的盼望你不要这样，事情象现在这样要好得多。”

我把椅子挪近了点。

“喂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求婚了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“女人还有不知道的吗？但是，噢，纳德，我们的友谊一直是那么好，那么愉快，毁了它多可惜呀！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能象你和我这样谈话，你不觉得是实在太好了吗？”

“我说不清楚，格拉迪斯。瞧，象我们这样谈，我可以跟——跟火车站站长谈。”这话使得我们两人都笑了。“连一点点让我满意的地方都没有。我希望我的胳膊搂着你，你的头靠着我的胸脯，而且——噢，格拉迪斯，我希望……”

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她瞧见了我为准备要表示我的某些希望。

“你把什么都搞糟了，纳德，”她说。“这种事没发生以前，事情是这么完美、自然。这真糟糕。”

“这是天性，”我说。“是爱情。”

“好吧，也许假如两人相爱，那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我可从来没有感觉到。”

“但是你必定——你，还有你的美丽。噢，格拉迪斯，你生来是为了爱情，你应该爱！”

“在爱情到来之前，人必须等待。”

“可是你为什么不能爱我，格拉迪斯？是因为我的长相，还是别的？”

她微笑着端详我的脸。

“不，不是那个，”她最后说。“还要深一些。”

“我的性格？”

她严肃地点点头。

“我怎么能够补救？坐下，告诉我。”

她坐下了。

“我在爱着别人，”她说。

这回轮到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了。

“这只是个想象，”她解释道，望着我脸上的表情笑了。
“我还没遇到过那样的男人。”

“给我讲讲他吧！他是什么长相？”

“噢，他可能非常象你。”

“你的话真叫人觉得亲密。好吧，他做了什么我没做的事？格拉迪斯，如果你告诉我什么事会使你喜欢，我会努力去做。”

她笑了。

“好，首先，我理想的情人不会那样说话，”她说。“他会是一个比较坚强、比较严肃的人，不会准备使他自己屈从一个蠢姑娘的幻想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，他必须是一个能够有所作为、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人，一个从事伟大事业的人。我应当爱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他的事业，这些事业会在我的身上反映出光辉。”

“我们遇不到这种机会了，”我说。“至少，我从来没有这种机会。”

“但是机会就在你的周围。真正的人创造他自己的机会，你挡都挡不住他。我还没有遇到他，然而好象是那样了解他。英雄事业就在我们周围，等待人去完成。男人完成这些事业，女人爱这样的男人。我愿意因为我的情人而被人嫉妒。”

“我会干这种事业让你喜欢。”

“你不应该干这种事业只是为了让我喜欢。你应该做是因为你不能不做，对你来说，这是自然而然的。上个月你报道了威根煤矿爆炸，为什么不能下去帮助那些人呢？”

“我去帮助了。”

“你从来没说过。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我可不知道。”她很感兴趣地望着我说：“你很勇敢。”



“我必须那样。要是你想写好稿子，一定得到事情发生的现场。”

“多么平凡的动机。不过，我仍然高兴你下了那个矿。”她把手伸给我，那样神圣、端庄，我只能躬下身去吻吻它。

“我只是一个充满年轻姑娘幻想的傻女人。我真是那样，如果我嫁人，我希望嫁一个有名望的人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该那样呢？”我叫嚷着。“象你这样的女人才使男人有所作为。男人，就象你所说，应该创造自己的机会，而不是等待机会。我发誓，我要为这个世界干点什么。”

她又朝我笑了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她说。“你有一个男人能有的一切——年轻，健康，有力量，受过教育，有活力。我为你过去的讲话

难受过。我高兴——真高兴——假如你身上的这些思想被唤醒的话！”

“如果我做了……”

她把她那招人爱的手放在我的唇上。“再别说别的了，先生。也许有这么一天，你在世界上已经赢得了你的地位，那时候我们再来谈它吧！”

就这样在那个十一月的雾夜里，带着想发现某种配得上格拉迪斯事业的急切心情，我到了《每日新闻报》的办公室，在那个办公室的职员中，我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。

这一章对读者来说象是和我记叙的故事无关，然而没有这一章，也就不会有这个故事了。

二、上查伦杰教授那儿碰碰运气

我一直喜欢麦卡德尔，这个上了年纪的、红头发的新闻编辑，我也希望他喜欢我。当然博蒙特才是真正的老板，但是他生活在奥林匹亚顶峰稀薄的气层里，从那里他是看不见比国际危机或者内阁意见分歧更小一点的事情。他高高在上，超越我们。但是他有代理人，麦卡德尔就是第一代理人。我进屋子的时候，老头向我点点头，把眼镜向上推得老高，一直推到光秃的脑门上。

“喂，马隆先生，我从各方面听说，你象是干得很好，”他用苏格兰口音和善地对我说。

我谢了谢他。

“威根煤矿爆炸的报道好极了。火灾的报道也好极了。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请求你照顾一下。”

他看样子吃了一惊。“啧啧！什么事啊？”

“先生，你想没想到可以让我为报纸出趟差？我会尽我的力量给你搞些好的稿子来。”

“你想的是种什么样的差事呢，马隆先生？”

“嗯，先生，任何有危险、要冒险的事情。我确实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完成。事情越困难，对我越合适。”

“你象是急着要送掉你的命。”

“要评价我的生命，先生。”

“恐怕有这类事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地图上巨大的空白区正在被填满。不论哪里都没有给传奇冒险留下地盘。不过，等一下！”他加了一句，脸上突然出现了微笑。“说起地图上的空白区使我想起来了。有个骗局——一个近代的牛皮大戏。拿他写篇文章倒不坏。嗯？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事情，什么地方都行。”

麦卡德尔想了一会。

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那个家伙相处，友好地——或者谈话的措词最低限度是友好的，”最后他说。“你象是有那种能和别人建立联系的天才。”

“谢谢你，先生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上查伦杰教授那里碰碰你的运气呢？”我想我露出来了吃惊的样子。

“查伦杰？”我叫了起来。“查伦杰教授，有名的动物学家。他不就是把《电讯报》布伦德尔的脑袋打破了的那个人吗？”

新闻编辑笑了。

“你害怕吗？你不是说你要去冒险吗？”

“当然去冒险。我不怕，先生，”我回答。

“我不认为他总是那样坏。很可能布伦德尔上他那去的不是时候，或者是用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。跟他说话要策略些，你的运气会好的。我相信，这件事正是你所需要的。”

“我对他还真的一无所知，”我说。“是因为布伦德尔那件事，我才记得他的名字。”

“我这里有点笔记，马隆先生。有这么一段时间，我挺

注意他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。“把这个拿去吧！今晚上我再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。”

我把纸放到口袋里。

“等一下，先生，”我说。“我还不很清楚，我访问这位先生是为了什么。他做过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两年前他一个人到南美做了一趟探险，去年回来了。毫无疑问他是到过南美，但就是不说到底到了哪儿。他在讲那次冒险时含糊糊糊的，有人提出质疑，他就紧闭上嘴。或者是某些奇迹一样的事发生过——或者这个人撒谎，而这个假设是更可能的！他有几张保护得不好的照片。有人说这些照片是假的。他不回答任何问题，把记者踢出门去。我的意见是，他不过是个对科学有兴趣的夸大妄想症的病患者。马隆先生，这就是你的采访对象。现在，大步走吧，瞧瞧你将会做些什么。你年龄够大了，能照顾你自己了。”

会见结束了。

我上俱乐部去，路上我停了下来，望着黑暗的泰晤士河，在露天地里我总是思考得更加清楚。我拿出麦卡德尔给我的那张纸片，在电灯下读了起来。我当时产生了一个灵感。根据别人给我介绍的情况，我担保作为记者我永远不会有希望和这位教授接触。而他的传记表明，他在科学上是个狂热的人，那么我得找出一个立足点，靠这个立足点他也许接见我。

我进了俱乐部。时间刚刚过了十一点，大屋子到处都是人。我看到一个高高的、瘦瘦的男人，靠着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。当我把椅子挪近他的时候，他转过脸来。是塔尔甫·亨利，《自然》杂志的工作人员。

“你知道点查伦杰教授的情况吗？”我问。

“查伦杰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查伦杰是个从南美带回来些稀奇故事的人。”

“什么故事?”

“啊，瞎扯淡，说他发现了些古怪动物。我相信他现在已经不谈了。他跟大家会见了一次，会上那个笑啊，连他也看出来他的故事不行了。有一两个人原来准备把他当回事的，但很快对他就没有兴趣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嗯，由于他的行为让人不能忍受。动物学会有个可怜的老瓦德雷。瓦德雷曾写了封信：‘动物学会会长向查伦杰教授致敬，下次会议如蒙光临，本人将不胜感激。’他的答复要印出来，简直有伤大雅。”

“你说说吧!”

“好吧！信的一开始是：‘查伦杰教授向动物学会会长致敬，如蒙滚蛋，本人将不胜感激。’”

“老天爷啊!”

“是啊，我想老瓦德雷也这么说吧。”

“查伦杰还有什么事吗?”

“嗯，你知道，我是一个细菌学家，不过我还听说过查伦杰的一些事。他人聪明，富有活力，但是个赶时髦的人，而且粗鲁得令人不能忍受。他甚至为他在南美从事的工作造了一些假照片。”

“你说他是个赶时髦的人。他在什么地方特别赶时髦了?”

“有的是，但是新近的是魏司曼和进化论。我相信他在维也纳和人狠狠地吵了一场。”

“不能告诉我争论的要点吗？”

“现在不行，不过有记录汇编的译本。我们办公室里有。你愿意来一趟吗？”

“我正要那个。我必须去访问这个家伙，需要些材料。我一定得知道跟他谈什么。你对我真是太帮忙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，不太晚吗？”

半小时后我坐在杂志社的办公室里，眼前是一本记录汇编。我不懂辩论的全部，但明显的是这位英国教授非常盛气凌人，把大陆上的同行都惹火了。汇编上看到一处又一处用括号括起来的“抗议”、“吵闹声”等字眼儿。

“我理不出个头绪来，”我惊叫着。

“如果你不是个专家，当然那是有点难懂的，”塔尔甫·亨利回答我。

“恐怕能够找到一句有用的话，”我说。“啊，有了，这句行。这句我象差不多懂得。我把它抄下来，这将会使我和那位可怕的教授搭上关系。”

“再没有别的事要我做的了？”

“嗯，还有。我想写封信给他。假如我能在这儿写并且使用你的地址，那就太好了。你可以看这封信，我担保没有惹他生气的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！那是我的桌子和椅子。纸在那儿。不过你发信前给我看看。”

写信花了点时间，不过当信写完了的时候，我认为这事干得并不那么坏。我有些骄傲地向挑剔的细菌学家朗读着。

“‘亲爱的查伦杰教授，’”信写道，“‘作为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，我总是对你关于达尔文与魏司曼之间相异之处的

考虑深感兴趣。我最近有机会重读——’”

“你这个坏透了的骗子！”塔尔甫·亨利惊叫着。

“重读了你在维也纳出色的讲演。不过内中有句话，好象我不理解。如蒙允许，请赐一见，因为我有些建议，而这些建议只能在个别谈话中说明。如蒙同意，我定于后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十一时前来叨光。

‘谨向先生致以真诚深切的敬意。

爱德华·顿·马隆敬启’”

“怎么样？”我得意洋洋地问。

“嗯，假如你能昧着良心——。不过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“到他那儿。只要我到了他的屋里，我也许会知道怎么做。我甚至可以坦白认罪。假如他有运动家的风度，他会理解的。”

“好吧，再见。星期三上午在这里我会接到给你的答复——如果他真答复的话。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，谁都恨他。”

三、他是一个完全令人不能忍受的人

星期三我去打听的时候，有我一封信。我只把信的末尾抄在这里：

“你来的时候，麻烦你把信封给我的男仆人奥斯汀看看，因为他必须采取每项预防措施保护我，以防那些自称为‘新闻记者’的流氓闯入。

你忠实的

乔治·爱德华·查伦杰”

我给塔尔甫·亨利念了这封信。他早早地来了，要听听我冒险的结果。

我收到信的时候差不多是十点半，但是拉我去赴约会的出租汽车绕来绕去花了好长时间。一个说不上多大年龄的怪人开了门，后来我发现他是司机。他用蓝眼睛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说好了见你吗？”他问。

“约好的。”

“有信吗？”

我拿出了信封。

“好！”他象是个话不多的人。跟着他走过过道，我突然被从饭厅门里走出来的一个小个子妇女拦住了。她是位活泼的黑眼睛的太太，类型上如果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更象法国人。

“等一下，”她说，“你可以等一下，奥斯汀。请到这里